

有华人的地方



·珍藏版·

就有龙人的作品

龙人 / 著

天 秦



⑨

非十卷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龙人 / 著

天 秦



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灭秦 : 全 10 册 / 龙人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2017.10

ISBN 978-7-5568-3105-0

I . ①灭…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4 号

灭秦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0

字 数 1572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5-0

定 价 498.00元 (全10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九十二章	帝陵战圣	1
第九十三章	霸剑之道	18
第九十四章	顾全大局	34
第九十五章	一剑东来	50
第九十六章	黄金死士	68
第九十七章	无畏之战	76
第九十八章	处心积虑	98
第九十九章	将王之战	114
第一百章	初占上风	131
第一百零一章	人心涣散	155
第一百零二章	鱼肠再现	173
第一百零三章	天人合一	191
第一百零四章	气势磅礴	201
第一百零五章	悟道之剑	217

第九十二章 帝陵战圣

拳圣一步踏出，与纪空手正面相对。

两人都没有立即出手，只是静静地审视着对方，就仿若两人登上了峰巅的极点，中间相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大地为之静止，在明月的一端，已有一片乌云缓缓飘移而来，那云层如苍狗般狰狞，正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月华的光芒。

拳圣没有看见这异样的天象，在他的眼中，看到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眸。

那是纪空手的眼眸，在眸子的深处，似乎蕴藏着扑朔迷离的迷茫。

拳圣绝不是一个解谜的高手，却绝对是一个用拳的高手，所以他的目光只在纪空手的眼眸上停留了一瞬的时间，然后，就锁定在了自己的那双拳头之上。

这是一双大如芭蕉叶的手掌，五指收拢并握，犹如铁钵一般，比起常人犹胜一倍。当年的千叶山拳会之上，拳圣就凭着这一双铁拳，力战十九名用拳高手，从而挣得了这“拳圣”的名头。

所以，他不相信纪空手可以在拳上胜过自己，甚至想象着当自己的拳头击在对方的拳头之上时，那种拳骨迸裂的声音会有多么的刺激。

这只是拳圣一时的想象，事实上纪空手的神情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双铁拳而惊乱，而是显得悠然而安详，整个人犹如一棵挺立山岩的盘根老树般静静地傲立着，任由这轻柔的夜风吹来吹去，让人在无形之中感到一种悠远的意境。

腿圣与棍圣相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惊诧。不知为什么，他们同时从纪空手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强大，一种不可战胜的强大。

拳圣再次抬起头时，目光直视前方。在他的眼里除了纪空手之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他只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击拳，一旦出拳，势必摧毁一切！

他必须要具有这样的自信，也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自信，他才可以将自己拳招中的每一式发挥到极致，这是高手的经验之谈。

杀气随风而动，已经弥漫了整个山谷。月色为之暗淡，却遮掩不住纪空手眸子深处乍现的精光。

纪空手的脸色依然平静，仿若这深邃而静谧的天空，谁也猜不透此刻他在想着什么，也无法预知他会有什么动作，但正是这种未知，寓示着自信与强大。

拳圣踏前半步，戛然停下。

他无法不停下，因为就在他踏步的同时，竟然感受不到对方的存在。

这在拳圣的数十年江湖生涯中还是头一遭遇到，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铁拳已可称霸江湖，也不否认这世上还有胜过自己的高手，然而，不管是多么高的高手，他都必会以一种实体存在，而此时此刻，拳圣却感受不到人，只感受到了一把刀，一把充满着生命灵动的刀！

这不是幻觉，拳圣明白。

刀术练到极致，可以人刀合一，而纪空手的武功层次，显然已经超越了这种境界。

心中无刀，刀却无处不在，正因为心中无刀，所以刀的生命才能融入到人的实质中去，随着意念的流动而延续。

这才是刀的定义。

拳圣的眼中变得空洞而迷茫，神色间闪过刹那间的惊惧，然而，他已无路可退，盛名之下，他必须用自己的这双铁拳来捍卫！

他唯有出手——

拳出，在三寸的距离间变化了十七种角度，从而衍生出十七种旋转方

式各不相同的力道，组成一个不断扩张的旋涡流体，向刀气最盛处切割而去。

此拳出击，由慢至快，由轻至重，抢入纪空手周身三尺处时，快逾电芒，重若山岳，其势之烈，犹如雪崩崩塌，绝无可挡之理。

好拳！不愧是拳圣攻出的拳式！这一式更有一个霸杀的名字，就叫“绝不空回”。

拳所带出的飓风，吹得山林呼呼作响……

拳所带出的音响，仿若串串炸雷，连山岩都为之震颤。

沙石翻飞，枯叶急卷，若巨网一般的杀气迸射八方，天上的那片乌云为之而裂，构成一个刀弧般的缺口……

一拳击出，山色变色，唯一不变的，是纪空手孤傲挺立的身影。

三尺、两尺半、两尺……

拳所拥有的速度，以一瞬来计；拳所经过的空间，用寸来量。当拳逼入纪空手两尺距离之内时，就连腿圣与棍圣都惊诧万分，更为纪空手所显露出来的冷静与镇定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就在一刹那间，拳圣的拳速陡然一滞，仿佛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墙上。

拳圣的心神为之颤了一颤，他知道自己的拳头有多硬，就算前方真的有墙，他也可以将之一拳击垮，问题在于，他没有感受到墙，感受到的是刀！

一把真真正正的刀！

如果说拳圣最初所感受的刀全是抽象的话，那么此时他感受的刀就是实质的。谁也没有看到纪空手的手动了一下，更没有人看到纪空手出刀，但拳圣却感到了自手上传来的那种钻心裂肺般的剧痛。

“呀……”一声惨呼自拳圣口中发出，随着惊呼声起，拳圣的人影倒翻而退。

腿圣与棍圣飞身而上，将拳圣挟在中央，定睛看时，只见拳圣的右手自腕而断，森森白骨尽露，血水若泉喷涌，断腕处赫然是刀锋的痕迹。

“你……”腿圣气极而道，他们三人情同手足，想到拳圣之名从此而废，不由怒火攻心，急得说不出话来。

直到这时，纪空手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慵懒地道：“我自问自己在拳上的造诣比及这位仁兄要略逊几筹，所以只有用刀，得罪莫怪。”

腿圣好不容易才压下心中的怒火，冷笑一声：“想不到堂堂汉王竟是一个如此卑鄙的小人，这也只能怪我们兄弟几个瞎了眼！不过，你若认为今夜还能全身而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的确是一个卑鄙的小人。”纪空手淡淡而道，“对付小人，我以小人行径相待；对待君子，自然以君子之礼相待。”

“说得好！”腿圣与棍圣不再迟疑，两人飞身而进，一左一右，对纪空手形成夹击之势。

两人所过之处，沙石如尘暴飞扬，身影疾动，仿若两道疾风。

纪空手已然闻到了风中所带出的漫天杀气，同时感受到空间一经挤压所形成的惊人压力，他没有惊乱，却已无法不动，脚尖点地，竟如一条飞龙纵上虚空。

“呼……”风卷衣衫，人在风中穿行，纪空手纵入半空的身影翩翩滑动，有一股说不出的潇洒与诡异。

“天变——”就在纪空手的身形升至极限，转成下坠之势时，一声大喝，从纪空手的口中炸出，仿若天外惊雷。

腿圣与棍圣已在地面作好了攻击的准备，凭他们的实力与经验，只要纪空手重回地面，遇到的将是最霸烈的狙击，除非纪空手会飞，否则就没有理由不一败涂地。

但纪空手的大喝声一起，两人尚未明白意思，陡觉眼前一暗，这月夜竟然真的变成了黑夜。

无论是腿圣还是棍圣，无不心中大骇，在他们的心里都生出一个古怪而又荒诞的念头：“难道眼前的纪空手不是人，而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

两人惊惧之中，飞身直退，一路布下九重劲气。

“哎哟……”就在这时，两人近乎同时发出一声惨呼，杀气随之而灭，天地一片寂黑。

拳圣不知道这暗黑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疾叫几声之后，并未听到有任何的回应。他正欲踏步过去，却感到前路上有一条身影静立着，气息翕动，正是纪空手！

“天又要变了！”纪空手抬头望天，并不在意拳圣的存在。

拳圣一愕，抬起头来，只见那片乌云正缓缓地飘移着，乌云过去，明月再现，天地间又是一片月华。

当他转眼望向腿圣与棍圣时，两人如僵尸般挺立于三丈之外，一动不动。

在两人的身后，还站着一条人影，白衣胜雪，长剑横前，风吹衫动，显得飘逸潇洒。能让腿圣与棍圣如此听话，自然是他一手为之。

“你……你……你是谁？”拳圣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子婴墓前竟然还有第五个人的存在。

“如果说你是拳圣的话，那么他就是剑神。”纪空手笑了笑，“不过，他是货真价实的剑神，比起你这个断腕拳圣，两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拳圣怒极而笑：“你若非使诈，今日怎轮得到你来猖狂？”

“你错了！”龙赓淡淡而道，“自始至终，你们都不可能有赢的机会——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布下的一个局。”

拳圣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摇了摇头：“不可能，你们绝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存在。”

纪空手悠然道：“我的确是不知道‘西楚三圣’居然化装成下人杂役进入王府之中，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预感到有一种潜在的危机在威胁着我，为了不让我自己分心，于是，我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想不到居然一举成功。”

拳圣听着听着，突然间脸色一变：“不对！不对！”

纪空手的眼中露出一丝惊诧：“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你惯用的是剑，根据我们所搜集的情报，你的剑路已有十之八九尽为我们掌握，可是今夜你所施展的，却是刀，而且充满着无穷的威力，这实在让人感到费解。”拳圣的眼中流露出一片迷茫，平心而论，若非他有先入为主的思想，绝不会这么轻易地被纪空手所乘。

纪空手淡淡地笑了：“这么说来，这岂非是一个谜？”

拳圣道：“是的，这的确是一个谜。”

纪空手道：“对于你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的话音一落，七寸飞刀已经出手。

他舍弃了离别刀，却将七寸飞刀视作珍藏。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喜欢上了飞刀在空中所划出的美丽弧迹，当他用心去发出飞刀时，总能感应到那刀锋在天地之间所颤动的灵性与韵律。

所以，这是拥有生命与灵魂的飞刀，不知从何处而来，也不知从何处而去，来去俱如清风，充满着诗的想象与意境。当它的轨迹出现在空中时，不知有始，未知有终，就像是生命的延续般无穷无尽。

天地间只此一刀，它的出现，是一种永恒的美丽。

拳圣死了，他死得并不痛苦，因为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也许，他觉得能够死得美丽，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当纪空手的飞刀发出时，龙赓的剑也同时动了。曾经在江湖上叱咤一时的“西楚三圣”，他们的盛名随着他们生命的消失而如流星般坠落。

子婴墓前，轻风依旧，两人站了许久，龙赓开口道：“你早就发现了‘西楚三圣’的存在，何以要选择今天才动手？”

“如果我说，今天是杀人的好日子，你信不信？”纪空手道。

龙赓笑了：“我更愿意相信你的另一种说法。”

纪空手淡淡而道：“因为我在等一个人，如果我所料不差，他应该就在这段时间赶至咸阳。”

“谁？”龙赓问道。

“一个远比‘西楚三圣’更加可怕的人物。”纪空手一脸肃然，“此人一到，只怕我们根本无暇顾及‘西楚三圣’，是以我才会决定在此人来到

之前除去‘西楚三圣’。”

进入密室的人是韩千，在他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个人，垂眉低首，难以看清其面目。

韩千不姓韩，但自从韩信封他为淮阴侯府的大总管之后，他便逢人就说自己姓韩，以至于时日一长，人们都忘了他的本姓。

但是，熟悉韩千的人都知道，你可以忘记他的本姓，却无法忘记他的剑。他手中的三尺青锋剑，就连韩信这样的用剑大行家也对它赞赏有加。

“侯爷，人带来了。”韩千恭声哈腰，他的声音很轻，以至于韩信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清。

韩信依旧斜坐在躺椅上，顺手将手中的锦笺揉成一团，扔在脚边的暖炉中，直到锦笺化为灰烬，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嗯”了一声。

韩千偷偷地瞧了瞧韩信的脸色，道：“小人遵照侯爷的吩咐，寻到人之后，专门对他进行了数月时间的调教……”

韩信的眉头皱了一皱，韩千顿时吓了一跳，赶忙住嘴。

韩信的目光瞟了一下韩千身边的那人，咳了一声，道：“你是哪里人氏？”

那人打了个哆嗦，被韩千狠狠地盯了一眼，连忙道：“小人是九江郡八达镇人……”

韩信眯了眯眼，似乎在回味着什么，半晌才道：“九江郡的口音与淮阴的口音差别不小，你能学得这般流利，倒也难为你了。”

那人得到韩信夸赞，心神大定，照着韩信说话的频率与口吻道：“这是小人应该做的，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妥当，又怎对得起侯爷对我的知遇之恩？”

韩信禁不住笑了起来：“看来你还有些表演的天分，如果本侯没有猜错，你原本是学过大戏的吧？”

那人一愣，迟疑了一下：“侯爷是怎么知道的？”

韩信没有答话，缓缓站起身来，走到那人的面前，道：“抬起头来。”

那人垂眉低首道：“在侯爷面前，哪有小人抬头的份儿？”

韩信道：“你尽管抬头，本侯恕你不敬之罪。”

那人犹豫了一下，终于抬起了头。

“天哪！”韩信一眼看去，忍不住在心里叫了起来，因为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和自己长得如此相似，若非此人的嘴唇略厚，鼻尖略小，简直就和自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

他压住自己心中的惊奇，缓缓踱步，就像是欣赏一件绝佳上品的古董，围着那人绕了几圈，终于点了点头：“不错，的确不错，从今日起，你就是本侯的替身了。”

那人赶紧伏地跪拜，却被韩信一把扶住。

“你纵算是本侯的替身，也无须向本侯跪拜。”韩信一字一句地傲然道，“因为今日的本侯，除了拜天、拜地，已经用不着向任何人下跪！”

那人诺诺连声，先行退下，密室中只剩下韩信与韩千二人。

“此事关系重大，除了你我之外，绝不允许第三人知情，否则——”韩信一脸肃然，眼睛紧盯着韩千。

韩千心中凜然，忙道：“侯爷放心，小人将他带回淮阴之后，就一直将之安排在小人的妻妾房中，专门叫了两个丫环服侍。一旦侯爷用他之时，那两个丫环的阳寿也就到头了。”

韩信点了点头，沉吟半晌：“不止是那两个丫环，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妥？”

韩千一怔，不明白韩信的意思，只得硬着头皮道：“小人愚钝，还请侯爷示下。”

韩信冷冷地道：“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有亲朋好友……”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韩千已然明白其意，眼睛一亮，道：“小人这就派人去办。”

韩信缓缓而道：“还是你亲自走一趟吧，多带一些人手。须知要想灭口，就只有杀人，唯死人才不会出卖天机。”

他的目光盯注着桌上的那根大红蜡烛，鲜红的蜡油流下，就像是人的

泪珠，有一种说不出的凄美与诡异。

扶沧海的行事作风很像一个人，有勇有谋，而且绝不会做任何没有把握的事，这个人就是纪空手。

所以他们才会成为要好的朋友。

然而对今晚的这次行动，扶沧海并没有十足的底气，因为他要面对的敌人，将是不可一世的项羽！

但他别无选择。

城阳受困已达半月之久，面对数十万西楚军的重重包围，田横的数万义军只有顽强抵御的份儿，根本看不到有任何突围的希望。假以时日，一旦城中弹尽粮绝，就算西楚军不攻，这数万义军也只有饿死一途。

形势如此严峻，逼的扶沧海只有铤而走险，行刺项羽！虽然他十分清楚，行刺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但他已是义无反顾。

当他说出自己的这个行动计划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田横更是流下了两行热泪。

车侯站了出来，两千洞殿人马站了出来，他们既是扶沧海的朋友，也是兄弟，当然不忍心看着扶沧海一个人去送死，于是他们全部都成为了今晚行动的执行者。

不过，这两千人马并没有随着扶沧海踏入敌营，而是分布在城里四周，作掩护与接应。扶沧海明白，今晚的行动要想成功，就必须做到出其不意。

西楚军的军营纪律严明，戒备森严，每过一段时间，都有军士一批紧接一批地巡逻，更有许多明岗暗哨，外人要想混入进去，谈何容易？

但对扶沧海来说，却是小事一桩，他只需制服一名军士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整个大营。问题就在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项羽的营帐，更没有接近项羽的机会。

“口令！”扶沧海刚刚穿过一排营帐，绕到一批大树前，猛然听到林子里有人喝道。

“兴楚。”扶沧海早已从那名军士的口中套得了口令，是以丝毫不显慌乱。

走到近处，才看见这树上、树下都埋伏着数名精壮军士，扶沧海灵机一动，道：“各位辛苦了。”

自那些军士中站出一个领头模样的人物，打量了扶沧海一眼，道：“你是哪个营的？怎么这个时候还出来溜达？”

扶沧海哈了哈腰，道：“这么冷的天谁有心思出来溜达？我是回来替我们将军传个话，这不，还得赶回大王的大帐里接他去。”

那领头军士“咦”了一声，道：“你是昏了头了，大王的大帐在那边，你往这边跑干什么？”

扶沧海笑嘻嘻地道：“可不是昏了头了？”当下照准领头军士所指的方向直直走去。

项羽的大帐果然高大气派，远远望去，灯火通明，戒备森严。扶沧海行到距大帐还有千步之遥时，不敢冒进，而是攀上一棵大树观察地形。

他最终选择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路线蹑步过去，虽然这条路线最远，但却有山丘树林作掩护，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比较安全的。

扶沧海十分小心地移动着身形，行至一半，却听得身后的一块岩石后面有人叫道：“口令！”

“兴楚——”扶沧海话未落音，猛然感觉到脑后有一道劲风无声无息地逼至。

扶沧海弄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也根本没有任何考虑的机会。对于这种级数的高手来说，高手所具有的反应和本能才是最有效的。

扶沧海的身形刚刚向左一让，一道凉飕飕的剑锋自他的脑后堪堪擦过，锐利的杀气刺得扶沧海的肌肤隐隐生痛，但扶沧海还是避过了这要命的一剑。

对方竟然是一个高手，这一点连扶沧海也没有料到。

他想不出来，是因为他不明白这样一个用剑高手会混迹于一群军士之中。如果说是敌人早有准备，自己的行踪又怎会暴露？

既然想不明白，不如不想，扶沧海没有犹豫，抢在第一时间出手了。

对于敌人，绝不留情，这是扶沧海做事的风格，因为他心里清楚，对敌人留情，就是对自己的无情，杀人，就一定要断喉！

三尺短枪，自袖中弹射而出，划过一道暗红的弧度，犹如残虹般凄美。

这是扶沧海专为这次行动设计的兵器，虽然比起他擅使的丈二长枪短了九尺，但枪到了他的手中，已是如虎添翼。

“叮……”枪尖一点来剑，呈波浪形在剑背上滑动，黏如软泥，不缠不休，枪锋所指，是对方的咽喉。

对方是一个精瘦老者，穿着打扮活似一个老农，但在夜色之中，他的眼中尽现精光，出手之利落，反应之灵敏，已有大家风范。

扶沧海出手便是杀招，在这是非之地，他不敢多有耽搁，必须速战速决，所以就在老者让过他的一枪之后，手臂蓦然一振，枪尖处幻化成万千雨点，直扎那老者的面门。

但可怕的不是这一枪，而是刀，是扶沧海学自于纪空手的飞刀！

扶沧海年纪轻轻，便能坐上南海长枪世家传人的位置，这固然有一脉相承的原因，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天赋极高，对武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以当他从纪空手手中学到这飞刀绝技之后，略加改良，就变成了此刻他所使的必杀技——声东击西！

枪只是一个幌子，飞刀才是真正的杀器。

等到那个老者明白过来，已经迟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硬器分割而过，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飞跌出去。

扶沧海一招得手，并没有立即动作，而是深吸了一口气，平稳住心神。本来他今日前来行刺，就已不再考虑退路，然而这老者的出现让扶沧海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

他只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向前，能不能刺杀项羽，关系到数万人的生命，他又岂能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而放弃？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侠

者，在一些小事上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光明磊落，然而，一到关键的时刻，他们就能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做出让后人评定为“侠义”的大事。

纪空手是这样的人，扶沧海也不例外，所以注定了他们是朋友，也注定了他们的生命属于辉煌，永远灿烂。

“呼……”一道近似于鬼哭的破空之声直袭向扶沧海的左肋，身在半空的扶沧海猛然一沉，就在长箭堪堪自肋边擦过的一瞬间，他的手掌竟然握住了箭尾，照准长箭来处疾甩而去。

他这一手力道极大，又十分突然，然而并没有听到他预想中的惨呼声，扶沧海的心里不由一震，这才明白在这暗黑的夜里，居然埋伏了不少高手。

他的人刚一落地，便清晰地感应到在自己的前后左右四个方位都站着一个人，每人身上所发出的那种压迫性的气势犹如山岳横移而来，几乎让他难以呼吸。

特别是扶沧海所正对的那条身影，虽然他无法看清对方的脸，却从那一双锐利的眼芒中感到了一种无比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唯有高手才真正具有。

扶沧海的心里有一丝莫名的震颤，这在他的一生中殊为少见，然而他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他无法恐惧，也没有时间来考虑太多的事情，他只知道自己无形之中陷入了一个死局，考虑再多都是多余。

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面对。

延绵百里的兵营处处燃起灯火，映红了大半边夜空。那火光映上云彩所呈现出来的血红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却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夜风很冷，却吹不进这段空间，这只因为，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弥漫着如锋刃般的杀气。

“项羽？”扶沧海的眼神陡然一亮，似乎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让他意识到了对手真正的身份。

“不错！”那人显得十分孤傲，淡淡而道，“你是谁？”

扶沧海心中一惊，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被人出卖了，否则，项羽绝对不会这么巧地出现在斯时斯地。

谁是内奸？

扶沧海的心里疑惑不解，然而，他无法多想，从项羽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力几欲让人窒息，他必须集中心神才能缓解这种近乎是精神上的压迫。

“我姓扶，对你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吧？”扶沧海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淡淡而道。

项羽的眼睛跳了一下，沉默良久，这才轻叹了一声：“江湖上传言南海长枪世家已为纪空手所用，怪不得本王久攻城阳不下，原来田横的后面有你们支撑。”

扶沧海笑了一笑，突然心中一动，虽然此时此刻自己已经失去了行刺的条件，但项羽毕竟现身眼前……

“江湖上人道纪空手聪明绝顶，看来传言终归是传言。”项羽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的味道，“他支持田横与本王作对，先不论能否成功，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得利者只能是刘邦，难道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扶沧海的脸色变了一变，他不知道纪空手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却在自己的心里想过无数次。诚如项羽所言，纪空手命自己和车侯率洞殿人马北上抗楚，只能为刘邦出兵赢的时间。

然而，他丝毫没有怀疑纪空手的意思。纵然他对纪空手的命令无法理解，却坚信纪空手，坚信纪空手此举另有深意，所以，他显得非常平静。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君子之所为，又岂是小人可以理解得了的。”扶沧海悠然而道。

项羽望着眼前这狂妄的年轻人，脸上已是一片铁青。

他一生以英雄自诩，少年带兵，又统领流云斋一千江湖高手，算得上是当世之中难得一见的英才，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当面骂他为小人，又怎能不叫他心中生怒？

“这么说来，你和纪空手都是君子啰？”项羽揶揄道，“但凡君子，只